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香港，誰的香港？

Hong Kong, Whose Hong Kong?

doi:10.6752/JCS.201609_(23).0010

文化研究, (23),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3), 2016

作者/Author：童慶生(Q. S. Tong)

頁數/Page：187-20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0](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9_(23).0010)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Hong Kong, Whose Hong Kong?

Q. S. Tong

香港，誰的香港？

童慶生

本文題目取自蘇格蘭小說家A. G. Macdonell的小說*England, Their England*(1933)。小說以諷刺的筆法，描述了蘇格蘭人眼中的英格蘭的日常生活。George Orwell的“*England Your England*”(1941)深刻反思了英國文化身分問題，嚴厲批評了英國政治社會生活中的虛偽。20世紀70年代初，英國反移民的紀錄片取名*England, Whose England?*。童慶生，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和外國語學院雙聘教授。
電子信箱：：qstong@outlook.com

摘 要

中港兩地矛盾，根深蒂固，由來已久，有著深刻而複雜的歷史緣由。本文認為，九七年香港回歸以後，兩地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和衝突，便是兩地深層次矛盾衝突的必然結果，而「占中運動」突出集中地反映出兩地在社會價值上的巨大落差。筆者認為，香港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內在種族主義」是造成兩地間磨擦和衝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之所以稱之為「內在種族主義」，是因為同一族群內，極端或近似仇恨的歧視，較之異族間的歧視和仇恨有過之而無不及。香港社會內的殖民主義的情感結構，使其「內在種族主義」常常表現為追隨西方，尤其是英國，和排斥大陸政治、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的傾向。本文討論香港「內在種族主義」的成因以及與香港殖民歷史的關係，認為只有充分認識到這種地域性的歧視，才有可能真正認識到中港矛盾的複雜性以及消除這種矛盾的艱難。

關鍵詞：香港、「一國兩制」、「內在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本土文化、本土主義

Abstract

This essay begins with the observation that Hong Kong's distrust of mainland China has deepened nearly two decades after its return to China.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what has brought about the present difficult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places, the essay offers a reading of what it calls Hong Kong's "internal racism" against mainlanders. That the essay chooses not to discuss in detail the territory's constitutional statues and identity or its so-called "core values" does not mean that its author overlooks these important issues. The essay has its focus on the advancement of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at the convergence of Hong Kong's neoliberal capitalism and its colonial culture has played a singular role in defining Hong Kong's rejection of the mainland and 2) that i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ivergence from the mainland, which has frequently been considered by commentators as the locale of tension and conflict, may be read as intensified manifestation of its deep-seated capitalistic/colonial way of life.

Keywords: Hong Ko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ternal racism," Colonialism and local culture, Localism

2014年1月24日，香港藝人官恩娜在《明報》以「踢走憎恨與歧視」為題撰文，呼籲香港社會以更多的寬容和理解，對待日益增多的大陸遊客。她在文章中憶及早年留學英國時，因自己是華人，初入他鄉，不盡瞭解英國的風土人情，對繁瑣的英式禮儀一時未能完全掌握而受人恥笑、遭到歧視的經歷；而殖民時代的港人，由於生活習俗上的差異，遭到在港外籍人士排斥、歧視的例子不在少數。官恩娜大概是想通過自己在異國他鄉的親身經歷，誘發港人內心深處的同情心和正義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是人人都能自覺换位思考，願意從對方的角度去權衡利弊，判斷是非，豈非少了許多傲慢與偏見、仇恨與衝突？（官恩娜 2014）豈料文章發表後，官恩娜隨即遭到鋪天蓋地的指責和謾罵，其臉書網站一時爆滿，幾天之內跟帖有幾百條，有的幹脆說她是「港奸」，賣身求榮，討好大陸，自己懷揣外國護照，本無資格對香港事務評頭論足，若不向著港人說話，那裡來的滾回那裡去，言辭之尖刻粗野，令人震驚，好似香港僅是他們的香港。原來公眾輿論竟可以成為暴力的工具，具有如此強大的壓迫性，可以輕易地妖魔化某種觀點和個人。三天後，官恩娜出席一個公開場合的活動，面對密集的媒體追問，不堪輿論的壓力，終於流下了委屈的淚水。鏡頭前她那哀傷的神情，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香港社會的「軟暴力」提供了生動形象的詮註。



圖片來源：亞洲新聞週刊¹

在大陸境外談論中國問題，並非一件輕鬆愉快的事，對官恩娜如此，對

於具有大陸背景的人更是如此。在香港討論中國事務，但凡涉及到香港和大陸的關係，荊棘叢生、陷阱遍布。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對大陸政治、文化和生活方式心存芥蒂，抱有極高的戒心和抵觸情緒，回歸前後皆然。近年來，這種對大陸不滿的情緒更是有增無減，並漸趨激烈，對大陸的拒絕終於在大陸遊客身上找到了發洩點。香港最近出現了多起針對大陸遊客的遊行示威，示威者高舉港英殖民時代的旗幟，高叫著「中國人滾回中國！」的口號，肆無忌憚地稱大陸遊客為「蝗蟲」，有些身著文革時期的紅衛兵制服，對大陸的文化、政治、社會生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

針對大陸遊客示威的背後，當然是對大陸社會和文化的排斥，由此引發了兩地的論戰，受到媒體的高度關注。爭論的重點不外乎這些問題：如何定義香港和大陸的關係？香港到底是誰的香港？香港的事務由誰決定？有關這些問題的爭論看來短期內不會停止，也不可能明瞭的結論，但對兩地關係勢必產生深遠的影響。大陸遊客以為中國人到了香港便進入了自己的文化社會空間，豈料成為被排斥和歧視的對象，如同是「自己家裡的陌生人」(strangers at home)，心中的沮喪、無奈和憤怒，可想而知。而在香港定居的並非土生土長的「外來人」大都有旅者和過客的心態，時間愈長，異化的感受愈深，恰如克裡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說的「陌生的自我」(Strangers to ourselves)，²在港生活如同生活在異域陌生人中。這大概是許多帶有大陸背景在港工作或學習的人的共同的感受和經歷。

那麼大陸對香港人的態度呢？令人同樣遺憾的是，近年來，大陸民衆對香港的印象漸趨負面，甚至出現了一些針對港人頗為激進的言論。比較有代表性的是2012年初，北大教授孔慶東在網路電視上公開辱罵香港人是「殖民主義的狗」，一時間，輿論嘩然。北大教授竟如此粗暴和傲慢，實在有辱斯文，令人悲哀（「孔慶東辱罵港人事件」 2016/08/01）。值得注意的是，孔慶東對港人發難的直接起因，也是大陸遊客在港受到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但

1 詳見亞洲新聞週刊編(2014/07/29)

2 取自Julia Kristeva, *Strangers to Ourselves*(1991)書名。歸根結底，這種自我異化的感受來自於社會中廣泛存在的異己的社會文化力量。克裡斯蒂娃所說的「家」中的自我異化的經驗是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經驗，尤其是底層階級成員，如女性，少數族裔等弱勢群體，默然接受這種異化的生活形態是生存的必要條件。克裡斯蒂娃說：「我們知道我們是自己的陌生人，這也是我們何以能試圖與他者共同生活的唯一的基礎。」(Kristeva 1991: 170)。

在公共空間和大眾媒體上，如此肆無忌憚，實屬罕見。語不驚人死不休，不能排除孔慶東言辭出位，有吸引眼球，增加知名度的目的，但終究這樣的語言和態度無助於增進兩地的相互瞭解，更非討論、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正道。

二、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啓動的經濟改革，不僅給大陸社會政治生態帶來深遠的影響，也直接影響了香港的轉型和發展。1997年回歸後的香港，雖說「馬照跑，舞照跳」，北京承諾香港50年不變，但在中國改革開放最好時期回歸的香港，和大陸一樣，早已在知不覺中發生了變化。因此，問題不在於香港是否變了，是否變得愈來愈像大陸了，而是應該如何看待香港發生的變化。全球化給世界文化多元性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和機遇，既然地球都扁平了，哪裡還有純粹、永恆的本土文化和身分可言？不無反諷意味的是，就在香港感到不斷被「大陸化」的同時，大陸卻感到分外的「非我」，愈來愈西化，愈來愈「去中國化」了。將以計畫經濟爲主導的生產消費模式轉換爲以市場爲主導的經營模式，本是改革開放的初衷，然而，國際資本的大量湧入，和中國企業、中國商品走向世界的雙向運動產生了巨大的能量，牢牢將中國納入了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並永遠改變了中國經濟生產和文化生活模式。確實，大陸也在變，變得愈來愈不像自我，愈來愈不像人們記憶中的中國。中國全球化的進程引發了部分社會知識菁英的焦慮和文化認同上的危機感，大陸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當與此不無關係。於是，便有了振興民族文化，弘揚國粹，推廣國學的國家項目。如果說香港被「大陸化」了，大陸則被全球化了，那麼香港最終又化成了什麼？全球資本猶如一隻無形的巨手，操縱、管理、改變著包括大陸和香港在內的世界。我們在討論香港回歸後的變化時，必須考慮到國際環境和全球化的影響。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尤其是在大陸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早期，香港曾經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不僅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和人力資源，爲外國資本進入內地市場，提供了可靠、便利和高效的平臺和通道。香港在內地的投資，舉足輕重，爲內地經濟轉型和金融改革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有人曾將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前蘇聯經濟改革的實踐相比較，顯然，中國是較爲成功的例子，原因之一是前蘇聯沒有像香港這樣的國際金

融、商業和航運中心。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的經濟發展中，更是扮演了獨一無二的角色，尤其是深圳，占盡了天時地利，可以說，沒有香港，就沒有深圳的今天。當然，香港也從大陸的改革開放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大陸的融合，勢在必然。具體的數據可以留給經濟學家們，僅從內地房地產看，港人去內地置業已蔚然成風。爲了抑制樓價，內地不少城市對港人在內地購房均有限制。比如，深圳2007年推出了新的限購政策：「港澳臺地區居民和華僑只能購買一套用於自住的商品房」（深圳市政府 2007）。但即使政策如此，港人在深圳購房置業的熱情不減。據報道，2013年，僅深圳福田一區，新房業主中20%是香港人（大公網編 2013/10/20），這種趨勢看來還要持續相當一段時間。雖然港人在深圳置業，抬高了當地的房價和物價，但同時促進和提升了深圳的經濟發展和消費水準。

冷戰後，香港與大陸在經濟上相互融合，兩地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已不如改革開放前那麼嚴重和直白。港人對大陸的排斥除去政治上的原因，主要是改革開放以後內地出現的種種問題，由於這些問題關乎生存和發展、平等和公義，港人分外關心和重視。人權平等、社會公義等一系列問題，成爲港人衡量內地經濟發展水準的指標和尺度。大陸改革開放歷時三十餘年，經濟和生產有了長足發展，但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巨大的利益誘惑，給傳統價值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社會生態和自然生態都受到了嚴重的侵蝕和破壞。官場腐敗，涉及面之廣、對社會浸染之深，令人震驚，生產建設的高速發展對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之巨，觸目驚心。環境汙染直接影響到生活品質和社會文明程度，反映出內地發展中的巨大的盲點和漏洞。2014年上半年，包括北京、上海在內的多個城市和地區的上空出現嚴重霧霾，加之大陸食品安全方面的事故不絕於耳，凡此種種，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糾正，內地生活方式便難以爲港人完全接受。大陸的發展，若要得到外界的承認和尊重，實現「軟實力」的真正提高，加強自身文明的建設，改善國際形象已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三十多年經濟改革帶來的直接成果是「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沿海地區，特別是珠三角地區已接近世界中等發達地區的水準。大陸物質的繁榮，拉動了世界經濟的發展。有了錢，便想看世界，周遊列國，看了世界，便鍾情於高檔奢侈品。富了、有錢了，享受些奢侈品本來無傷大雅，無可厚非，但國人在境外購物時的張揚炫耀，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內地旅遊消費者在境外最爲人詬病之處是粗糙、不文明的言行舉止，好炫富和猶如「暴發戶」

的庸俗。近來內地的流行詞「土豪」，舊語新用，生動形象地描繪了消費場上炫富的人和事。香港幾次針對大陸遊客的遊行，陸港間較為重大的矛盾衝突，大都起因於大陸遊客在港不文明的行為。港人的不滿，並非完全本土主義和地方主義的宣洩。客觀公正的大陸媒體對大陸遊客在香港和歐洲購物時的喧囂和輕浮，同樣持批評態度。中國經濟崛起後，在普及公民教育和提高民衆素質等方面，尚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香港排斥大陸的直接原因是大陸改革開放後帶來的諸多問題，但歸根結底，還是文化上的抗拒。近年來，香港對大陸的排斥集中表現在對「大陸化」的拒絕。所謂「大陸化」主要指香港身分的被迫轉讓，在大陸文化的強勢影響下，香港本土身分不斷被稀釋、淡化、轉移，直至最終消失。維護、強化香港的自我認同和本土身分因此成爲大陸和香港之間的矛盾焦點所在。何謂香港身分？發展香港本土意識的最終目的何在？香港回歸後，本土身分爲社會關注的焦點，其核心問題乃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能否繼續保持香港社會、文化、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獨立，而對於激進的本土主義者，說白了，就是香港有無成爲獨立政治和社會實體的可能。20世紀90年代起，隨著香港回歸大陸的步伐加快，香港社會上下瀰漫著深深的危機感，身分認同的討論也是港人內心深處焦慮的宣洩。李光耀1992年在港大演講中，提到不少港人都幻想著可以像新加坡那樣，獲得後殖民時代政治上的獨立，但李光耀提醒港人不要忘記一個基本的事實，即香港不同於新加坡，與大陸在地理上接壤，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上絲絲相扣，密不可分。他同時指出，港人對大陸的排斥與香港殖民歷史有關。2000年在接受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時，李光耀說：「跟新加坡不同的是：英國人在香港高高在上的神氣，在香港並沒有激起反殖民情緒，香港人接受了臣屬者的身分，生活顯然愜意，一任英國統治。」（阮次山 2001/05/22）

香港身分和本土意識建立在香港社會對自己價值體系的想像之上。每當大陸和香港之間發生矛盾和衝突，就會聽到香港「核心價值」受到了挑戰甚至威脅的言論。所謂香港「核心價值」，大概不外乎民主、法制、自由經濟等新自由主義的價值和治理觀念，而這些觀念大都在香港殖民時期形成。香港到處瀰漫著殖民主義的意識，港島上的路牌就是一部生動的香港殖民地的歷史。這種殖民意識根深蒂固，在那些於殖民文化教育系統中出生、成長的社會知識菁英中更是揮之不去。在分析中港矛盾時，我們對殖民意識所起的作用顯然認識不足，甚至有故意回避香港殖民歷史對現實政治和文化生活影

響的傾向。香港回歸後，殖民時代留下來的一些制度體制性的東西未變，沿襲使用至今。不無反諷的是，「一國兩制」也為殖民制度的保留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比如，香港大學是殖民時代的產物，沿襲了英國的教育制度，只是近年才改成四年制，以便和美國和中國的大學接軌。可以說，香港大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折射出香港社會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意識。大學教員近一半為外籍，聘任教員時無需像歐美等地區和國家那樣優先考慮本地應聘者。如此一來，香港大學自然「國際化」了，但也同時消解、至少削弱了大學的本土意識和身分。香港大學雖是香港的大學，對社群的承諾卻是少之又少。外籍教師對本港學生的態度居高臨下的例子不在少數，在教學內容的選取上，並不關注本土同學的需求，和香港社會的現實需要相去甚遠。雖說這有異於香港殖民時代視教育如文化輸出和施捨，但後殖民時代的香港大學校園裡仍然瀰漫著舊時的遺風。殖民時代的制度對延續香港殖民意識起到了強有力的支撐作用，成為重塑香港身分的重要的社會文化基礎。

在強化香港身分認同和本土意識的努力中，語言一直是敏感的前沿。廣東話似乎成了香港話的代名詞，拒絕普通話和簡體字自然成了拒絕大陸的同義詞。將普通話和簡體字與大陸身分捆綁在一起顯然是簡單的意識形態上的選擇。眾所周知，廣東話並非香港原生語言，當然不是香港的「母語」，至少不是香港一地的本土語言。最早在香港出現的「圍頭話」、「客家話」，可算是真正的「本土語言」。2013年6月，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委員會公布的首份「非物質遺產」清單上，在「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類別中，列有圍頭話和客家話（香港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2013）。大陸普通話的形成是「五四」運動後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努力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果，推廣簡體漢字可以說是文字改革的邏輯使然。不無反諷意味的是，大陸經濟的發展，文化民族主義意識不斷強化，認為簡體字破壞了中國傳統書寫文化的人不在少數，要求恢復繁體字的呼聲不絕於耳。而在現代化和西化之間劃等號的香港，普通話和簡體字遭到徹底的拒絕；在維持繁體字這一點上，香港本土主義與內地文化民族主義要求恢復繁體字的訴求不謀而合。這多少讓人有些意外和困惑。

三、

香港針對大陸遊客的遊行示威，表面上看，似乎是反對港府向大陸開放

旅遊市場的政策，其理據之一是大陸遊客在港消費人數和額度驚人，抬高了香港消費品的物價，特別是房價，而大批內地遊客的到來，給香港的基礎建設、公共交通和環境等帶來巨大壓力。香港的一些主要商品購物中心，比如銅鑼灣，遊客不絕、摩肩繼踵，本來空間狹小的香港顯得愈發擁擠，對香港的可持續性發展不利。不用說，大陸遊客一些不禮貌、不文明的言行舉止，很多港人難以接受。也正是在反大陸遊客的遊行中，示威者高舉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旗幟，似乎在向世人表明，香港現時的問題乃是回歸後造成的。香港社會中普遍存在著殖民時代的情感結構，在反對大陸遊客的隊伍中打出港英時代的旗幟，引起不小的震動。示威者動輒將大陸遊客喻為「蝗蟲」，更是引起大陸一般民衆的普遍不滿。「蝗蟲」一詞在詞義和發音上都使人聯想到二十世紀初曾在歐美一度流行的「黃禍」。這種帶有侮辱性的反華語言，在西方已基本消失，如有人使用，便立刻受到普遍的譴責，有可能遭到起訴，承擔法律的責任。然而在香港，類似言辭仍時有耳聞，很少聽到反駁的言論。有人認為使用如此帶有侮辱性的語言，恰恰說明香港自信的消失。但應該指出的是，這之中更多的是文化上的排斥和地區社群間的拒絕，是一種「內在的種族歧視」的表現。

「種族主義」一詞用在這裡也許不盡恰當，大陸、香港間的矛盾並非不同族群間的矛盾。然而，似乎只有「種族主義」才能表達出這種同一族群內部的社群、人群間的排斥和仇恨。種族主義的特點和功用就是在族群之間劃分等級，按照自定的標準將不同人群分為不同的類別，藉以區別人群之間的優勝低劣。考慮到同宗同族內存有的種族主義傾向，稍加修改，姑且用「內在種族主義」來描述同一族群內存在的「種族主義」傾向。「內在種族主義」取自喬治·莫瑟(George Mosse, 1918-1999)的「神祕」種族觀(Mosse 1978: 94-112，特別是該書第7章「種族的神話」)。莫瑟認為種族主義不僅存在於不同種族之間，即使在歐洲白人中間同樣存在。納粹對德國猶太人的迫害，始於其神祕的種族觀念。之所以「神祕」，是因為該觀念並不依賴身體膚色的不同來區別人羣，而是根據一些非物質的、不確定的（因而神祕的）因素來界定和劃分人群。「假設的歐洲白人間的分別，從膚色和眼睛形狀上並不清晰可見，而是從觀念上和語言上推斷出來的，從歷史、文化和語言的角度加以認證，而且斷言，儘管這些區別肉眼不能見，但溶化在血液中」，與生俱來(Stanley G. Payne 2003: 127)。一般種族主義和神祕種族主義的區別在於前者依賴外貌、長相、膚色和種族來區別、組合人群，而後者主要根據非物質因

素，如文化語言上的異同來劃分和區別人群。當然，這兩種種族主義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膚色外貌的不同可以顯示文化上的不同，而文化上的不同又對人的外貌有直接的影響。將人分成三教九等，高低貴賤，並以此決定社群、人群的等級制度，乃是一切種族主義的共同點。

神祕種族主義在二十世紀30年代大行其道，與法西斯主義遙相呼應，在無限自我抬高後，便徹底地、毫不妥協地排斥他者。抬高自我常常是通過排斥他者實現和完成的，而排斥的目的正是為了抬高自我，淨化自我，神話自我。法西斯主義的政治目標是建立一個優越的、完整的，緊密團結的社群。「法西斯」(Fascist)一詞源於義大利文“fasci”，意為「抱成一團」(“bundle”或“union”)。儘管納粹法西斯主義已經成了歷史，但法西斯主義思想並未完全消失，仍以不同的形式影響和改變著社會生活。在反大陸遊客的遊行示威中，可以清楚看到殖民主義和內在種族主義的融合。儘管反大陸遊客始終不是香港社會的主流，但其所表達的情緒並非毫無代表性。反對大陸遊客的背後是極端的地方主義，而極端的地方主義與種族主義相輔相成，相互支持。遺憾的是，香港政府至今未能針對這種現象提出相應的規定和政策，這或許是因為種族主義的概念對香港不盡適用，與大陸敏感的民族政策相悖。而一些知識菁英竭力否認香港存在內在種族主義(或曰「族內種族主義」)，將一些帶有明顯歧視大陸的標籤與一般的語言表述相提並論。他們舉例說，如果說叫大陸女子為「大陸妹」是歧視，「何以叫人『臺灣妹』、『賓妹』、『鬼妹』又不是歧視？何以稱港女、剩女又不是歧視？」如果說「稱『蝗蟲』是歧視，但何以稱一些港人是『垃圾蟲』又不是歧視？」(李怡2014/08/12)如此等等，幾近狡辯。語言用法和詞義的內涵是歷史中形成並固定下來的，在特定時期、特定背景下產生的詞義有其特殊涵義，相同結構的詞匯並不一定含義相同，這本來是語言使用中非常普遍的現象和常識性的問題。比如“a Chinaman”是歧視性的詞匯，“a British man”則不是，不能因為後者無歧視內涵就斷定前者亦無歧視性傾向。至於「蝗蟲」和「垃圾蟲」之間的區別則更為顯而易見。前者針對的是整個族群，後者指的是個人行為和習慣。香港有「垃圾蟲」，大陸也可以有「垃圾蟲」，英國、美國皆有。「蝗蟲」是對大陸整個族群的分類，生在大陸而又要到香港來，不管你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就是「蝗蟲」。在該詞使用者的眼中，香港人不是「蝗蟲」，美國人或英國人更不可能是，否則「蝗蟲」一詞便失去了意義。要說香港沒有種族歧視，不是出於無知，便是別有用心。*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2012)的作者，英國學者Jacques Martin就曾記錄了自己親身在香港經歷的種族主義。其妻子為南亞人，2000年在港期間生病，由於自己的膚色，在醫院遭到漠視，未能得到及時的治療和護理，而不幸去世(Martin 2010/04/04)。不少媒體看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將香港的激進分子與東歐的「光頭黨」和西歐的新納粹分子視為同類（環球時報社評 2014/04/30）。

內在種族主義常常表現為區域間的歧視。發達地區對於相對落後地區的排斥和歧視是庸俗、勢利的社群集體行為。當然，這種區域性的歧視和排斥不限於香港，在大陸同樣存在。早年上海人對蘇北人的歧視根深蒂固，就是一例。在更大範圍內，漢人對於少數民族的歧視，也十分嚴重。政府的民族政策強調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可實際生活中和民間的不平等、不團結卻司空見慣。王力雄在《天葬》(1998)中詳細記錄了漢人對藏人的歧視和偏見。從幹部到軍人，從商人到工匠，只要是漢人，踏上西藏的土地，頓時就有了優越感，將國家的民族政策拋到九霄雲外。王力雄親身經歷過不少這樣的歧視。在青藏高原的長途汽車上，漢人嫌藏人髒或味重，不願與藏人同坐，售票員便將藏人趕到車尾的座位。一次，王力雄身邊坐了位藏族乘客，漢人售票員馬上過來驅趕，但王力雄執意不讓，這時，原來做在附近的漢人乘客，像是約好了似的，全部站起來，移到離他們較遠的座位（王立雄 1998：362）。如此赤裸裸的歧視不禁讓人想到美國二十世紀50年代的帕克斯案例和蒙哥馬利抵制公共汽車運動。美國黑人可以通過法律途徑，挑戰政府既定的種族歧視政策。但二十世紀50年代的美國確有種族隔離政策，而中國政府的政策並不鼓勵種族隔離和歧視言行，面對赤裸裸的民間的和個人的歧視行為，王力雄無法通過法律的手段與其進行正面的交鋒。他所經歷的某些漢人對少數民族的歧視，在社會意識中無形無影，卻是實實在在的存在。

四、

毋需否認，大陸香港兩地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短期內難以彌合。論者多將大陸視為意識形態上的強權實體，衝擊甚至改變了香港的核心價值，似乎大陸管理香港的目的只能是改變香港現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成為內地經濟向世界延伸的港口和平臺。而大陸媒體的主流意見則認為，港人排斥大陸的主要原因是大陸經濟持續高速的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積累，

使港人失去了昔日的優勢，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這些看法固然不錯，但遠遠不夠。應該承認，大陸學界對香港的瞭解還很膚淺，對香港社會深層次的殖民意識估計不足。同時還應該承認，香港和大陸之間的矛盾并不局限於政治或意識形態，更多的是文化和生活習慣上的區別。這樣說，並不等於將文化和政治分離開來。強調大陸香港之間文化上的差異是爲了更清楚地說明兩地間分歧的複雜性，以便更好地認識兩地的矛盾。

今日的中國也是全球化的產物，改革開放中的「開放」正是爲了讓中國與世界接軌，而與世界接軌不過是加入全球市場的的另一種說法。香港先於大陸國際化，其殖民地經驗早已將香港帶入了西方的話語體系和價值體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早期，香港爲大陸提供了自由資本主義的模式和樣板，即使是現在，香港的法治、自由經濟體系、金融市場的管理和運行、公務員制度以及高等教育等，對大陸深入改革開放仍然具有示範性作用和參考價值。在此意義上說，香港同時也改變了大陸。香港在變，但香港的變化並不完全是受到大陸的壓力而產生的，促使香港變化的並非大陸這個「大哥」。如果說，真有這麼一個「大哥」的話，也只能是國際資本，是國際資本對全球的控制，包括對香港和大陸的控制。與其說大陸同化了香港，倒不如說全球資本改變了香港和大陸。香港雖小，但由於是特別行政區，政治地位特殊，享受不少特權，具有「弱小霸權」的條件和可能。李嘉誠說過，香港人被「寵壞了」（李嘉誠 2014/03/05）。當然，也只有李嘉誠敢於如此直率，而不必擔心遭到群起而攻之。但是，爲什麼說香港寵壞了？被誰寵壞了？在哪些方面寵壞了？也許只有當自己覺得擁有了香港，才可以不必考慮大陸的感受，才可以毫無顧忌地叫大陸人滾回去。

香港，到底是誰的香港？

後記

本文寫於「占中」啓動之前，關注大陸、香港兩地關係中諸多矛盾的切入點是文化層面上的衝突。大規模的「占中」運動先後兩個多月，充分展示了陸港政治層面上的衝突和矛盾。香港學生的民主運動反襯出大陸政治體制在管理香港上的局限，同時也反映出兩地在政體問題認識上的巨大而深刻的差異。所幸的是，在「占中」的人群中並未出現明顯針對大陸民衆的傾向和言行，也沒有人打出香港殖民時代的旗幟。然而，僅從此次「占中」的規模看，陸港間深層次的矛盾短期內難以解決。香港未來的走向難以預測。但可

以肯定地說，「占中」徹底改變了香港，也徹底改變了兩地間的相互認識和看法，對香港社會的未來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大公網編。2013/10/20。〈港人深圳置業又升溫〉，《大公網》。<http://news.takungpao.com.hk/paper/q/2013/1020/1976229.html>。（2015/12/25瀏覽）

王力雄。1998。《天葬：西藏的命運》。香港：明鏡。

「孔慶東辱罵港人事件」。2016/08/01。收錄於《中文維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6%85%B6%E6%9D%B1%E8%BE%B1%E7%BD%B5%E6%B8%AF%E4%BA%BA%E4%BA%8B%E4%BB%B6>。（2015/12/25瀏覽）

阮次山。2001/05/22/。〈多數香港人其實聽不懂李光耀的話〉，《中國報道週刊》<http://www.china-week.com/info/00368.htm>。（2015/12/25瀏覽）

李怡。2014/08/12。〈歧視〉，《蘋果日報》。<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812/18829442>。（2015/12/25瀏覽）

李嘉誠。2014/03/05。〈李嘉誠談香港〉，《財新網》。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4-03-05/100647243_all.html。（2015/12/25瀏覽）

官恩娜。2014/01/24。〈踢走憎恨與歧視〉，《明報》。<http://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140124/HK-mca1h.htm?m=0>。（2015/12/25瀏覽）

亞洲新聞週刊編。2014/07/29。〈香港，被中國慣壞的孩子〉，《亞洲新聞週刊》。http://www.yzks.com/news_detail.asp?ID=763（2015/12/25瀏覽）

香港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2013。〈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收錄於《香港文化博物館》。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downloads/Survey&annex_C.pdf。（2015/12/25瀏覽）

深圳市政府。2007。〈關於規範合同備案、合同解除及重新開通售房系統操作程式的通知〉，收錄於《深圳政府在線》。http://www.sz.gov.cn/zflyfwzt/zcfg/201204/t20120428_1846678.htm。（2016/08/25瀏覽）

環球時報社評。2014/04/30。〈街尿表演的香港人就像「光頭黨」〉，《環球時報》，<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4-04/4983591.html>。

(2015/12/25 瀏覽)

二、外文書目

- Kristeva, Julia. 1991. Tr. Leon S. Roudiez. *Strangers to Ourselv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Jacques. 2010/04/04. "It seemed impossible, but at last Martin Jacques got justice for the wife he loved," in *The Guardian*.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0/apr/04/martin-jacques-racism-justice-hongkong>. (2015/12/25 瀏覽)
- Mosse, George. 1978. *Toward the Final Solution: A History of European Racism*. 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 Payne, Stanley G. 2003. "Fascism and Racism,"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Edited by Terence Ball and Richard Bellamy, pp. 123-1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